



# 中庸講記之十二(下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(接上期)

**《中庸》第十四章(三)：**  
**在上位不陵下，在下位不援上；**  
**正己而不求於人，則無怨；上**  
**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**

## 第三節 申明不願乎其外

### 讀懂經句

① 陵下：下交瀆而陵虐之，以非禮欲其順己。

「下交瀆而陵虐之」，交是接觸的意思；對下的接觸，若沒順我們的意時，就對其欺侮、侮辱、虐待。「以非禮欲其順己」，指以不合理的手段，要求對方照我們的意思做。古代的君王，大多是如此無道，比如秦始皇就

是這樣；李斯是荀子的學生，其領悟力及才能都不及韓非；李斯明知秦王暴政，這國家最終一定會滅亡的，而秦始皇的長子扶蘇（李斯的女婿，是一個很好的孩子），他與父親不同，一心想改革；但李斯合謀易儲，逼迫扶蘇自殺。扶蘇在要死之前說：「我父親雖無道，但當我為君王時，將以有道的方式來經營、治理國家。」李斯說：「沒辦法，因為你的父親作惡多端，做了太多錯的事情；到你這代也無法長久當皇帝，因為很快國家就會滅亡了。」

李斯明知秦王的暴政，為何還與秦始皇關係那麼密切？因為利慾薰心，這就像坐上賊船一般，只能與賊相同。李斯原本不是壞人，而是一個

生意人。像秦始皇這樣一個無德的人，他的第二代想改革，有機會嗎？歷史是一面鏡子，我們要以史為鑑。

「陵下」的意思，就是以不正當的手段來侮辱人，叫其順服我們，這都是假面具，不是正經的本意，都是行外。

②接上：上交諂而攀援之，以非禮欲其庇己。

「上交諂而攀援之」，與上層接觸時，用巴結、攀援的手段，此為虛假。李斯就是這樣，而秦始皇卻視他為忠臣；其實李斯是為了名位而欲罷不能，因為他若與秦始皇鬧翻，就會被斬首，不只會失去宰相的地位，連生命也沒了，其利慾薰心，因此須與秦始皇保持良好關係。

「以非禮欲其庇己」，指做不合理的事情以保護自己。

③正己：不陵不求。即無所責求於下，無所希冀於上，謂之正己。

什麼是正己？不陵、不求這兩件事能做到，就是正己。「即無所責求於下，無所希冀於上」，不刻薄要求在下位的人，也不希望為了自己的名位，而巴結上位的人，這就是正己。

## 依經演繹

1. 君子之無怨也，窮通得失，一付之於天，不得於天，而不怨天；用捨與奪，一歸之於人，不合於人，而不尤人。俯仰之間，天人無怨，一任自然之理毫無他求，所謂不願乎其外者也。

「君子之無怨也，窮通得失，一付之於天，不得於天，而不怨天」，做為君子者，不論順境、逆境，或得與失，都交由上天安排。若上天安排的是不好的，或不幫我安排時，我也不會怨天。

「用捨與奪」，我們要使用別人，要施捨別人，要拿給別人，都是「捨」。所謂「善財難捨」，道場有時需要用錢，需要有人捐獻時，就會有人出來指責：「某人很有錢，直接由他一個人來做就好了，又不是要用很多錢，何必勞師動眾？」有時有些人的心裡難免會有這種聲音、有這樣指責的心，但要知道，施捨是不能勉強的。有時會叫某人：「你要拿多少出來。」這就是錯誤的事情，施捨是發自自願的（他自己自發地說：「這事情後學來做就好了，你們不必做沒關係。」），他自己本身有發出這個

心，這種施捨才是真的施捨；若是因為被逼而施捨，就不是施捨，而是人情；好比被人要求之後說：「你已經講出口了，我只好看你的面子，你需要 1,000 元的話，我身上有 500 元，你拿去湊合。」這就是人情而非施捨。

「一歸之於人，不合於人，而不尤人」，所以我們要了解，施不施捨要看對方，這是「用捨與奪，一歸於人」。有的人因不贊同這樣的事，而不願施捨，就不能強迫他。不合於他，我們仍不能怨恨對方。所以前面說「正己而不求於人」，什麼是正己？就是連這些工夫都要有。

「俯仰之間，天人無怨，一任自然之理毫無他求，所謂不願乎其外者也」，做這些事情，要天人無怨才好，不管做任何事情，總要沒有怨言才好。才就叫不願乎其外者也。

**《中庸》第十四章（四）：**  
**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徼幸。子曰：「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諸正鵠，反求諸其身。」**

**第四節 引夫子之言以證明，素位而行之實地境界。蓋行素才能反求諸身，反諸身才能正己，才能自得道理原為一貫也。**

「正」，要讀為「爭」。這句話是引用孔子所說的道理。

「素位而行之實地境界」，素是現在；位是方或是圓的位置，這位置也是有規範的，譬如：在父的位置就要慈，在子的位置就要孝，這就是規範，其規範即為實地境界。

「蓋行素才能反求諸身」，在範圍裡，行其現在的位置，才能反求諸身，「諸」就是「之於」的意思。在範圍裡，即在規範中，比如這個位置是內，超出這個範圍以外，即是在規範之外，也就是外了。

「反諸身才能正己」，能反省、能反求諸己，人才能正己；否則自己偏差了多少也不知道，惟有反求諸己，才能調整自己走在正確的路線上。

「才能自得道理原為一貫也」，正己就能悠然自得，即無入而不自得。從素其位、反求諸身、正己自得，這些道理原來就是一貫的；能素其位就能反求諸身，能反求諸身就能正己，能正己就能悠然自得，能無入而不自得，這是一貫的道理。因此一定先要素其位，知道自已的位置。

**讀懂經句**

❶ 居易：1. 居於平易之中，不為傾危之行。

2. 指後天生存環境不確定與多變。（袁前人解釋）

「居於平易之中，不為傾危之行」，平易的意思即人道而已，易是很平常的意思；修道、做人，都是在很平常之中，是做人本分要做的事情，千萬不要走到危險、會崩、會倒、會歪的路。

另外，袁前人在解釋「居易」時，是指「後天生存環境不確定與多變」。

「居易」，是指會變的，所謂「君子不器」《論語·為政》，會因時、因地、因人，所有的都可能變得不一樣。

❷ 俟命：非一聽之於天數而不盡力也，乃先盡其當然之道，而後俟之天命耳。

「俟命」，是等待上天的安排，然而這並非是指僅靜靜等候而不盡力。「非一聽之於天數而不盡力也」，有的人會說：我們是靠天命，天要給我的、要為我安排的時間尚未到，我等著聽候就好了，這樣行嗎？不行的，自己要先盡力而為。老前人曾說過：「黃金絕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給我們，即使掉下來，我們也要去接住才能得到，若只閒坐著等候，永遠也得不到。」所以必須要盡力而為，即要素其位而行。

「乃先盡其當然之道」，我們在家中的角色是什麼、在道場的角色是什麼，大家都一清二楚，我們要先將自己的職責做好；尤其今天身為點傳師、講師，是三施齊備，法施、財施、無畏施都要做得到，必須盡力而為。「而後俟之天命耳」，在做的時候，再等待上天看如何安排我們。

❸ 徼幸：徼者求也。幸者謂所不當得而得者，夫小人者，則逞其私智，日行於傾險不平之途，欲以幸得之。

小人都是走險路、走相反的道理，這也是一般世俗的人在走的路，因為一直在求，求什麼？求之「幸者謂所不當得而得」，因為得橫財比較快，正財比較難賺到，不應當得而得的這就叫做「幸」。「夫小人者，則逞其私智」，人都有私心，而認不清世間一切有形的東西都是假的、都是帶不走的、都無法永遠留在身邊，大家一直要求，就是逞其私智。此時就會「日行於傾險不平之途，欲以幸得之」，一般都說賠錢生意沒人做，其實不然，物價會波動，有時也難免會賠錢；但殺頭生意有人做，這是確實，因為小人行險而徼幸，小人走的是不平的路，想說賭一下看能通過否；能嗎？天理昭昭，我們要了解啊！

④ 正鵠：古代射時所張之箭靶，曰「侯」；侯之中縫一只皮，曰「鵠」；鵠中心畫有紅點的布，曰「正」。

正鵠是古代射箭用的箭靶。早期前輩者在解釋「射」字時說：「人身上有一方寸寶地，要射中那一點。」現代的人能接受以前的這種講法嗎？我們不作評論，只是讓大家知道早期前輩者的解釋，供大家做參考。

本文中，孔子說：「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諸正鵠」，以射比喻君子。正鵠，是一個方形或圓形的皮製品，中間貼個有紅點的布製品，這塊皮製品即為「鵠」，有紅點的布製品即為「正」，整個東西稱為「侯」；失諸正鵠，即表示沒射中紅心。

⑤ 反求：謂自責之意。

沒射中紅心，就要反求諸身，自責自己，以責人之心責己。

《中庸輯義》說：「觀夫子之言，則知君子反求於身內，即素位而行，居易者也。不求於身之外，即不願乎外，俟命者也。體道者，可不察乎哉。」

「君子反求於身內，即素位而行，居易者也」，君子時常在內心有自我反省的工夫，素其位而行，此即為居

易也，此二者有連帶的關係。「不求於身之外，即不願乎外，俟命者也」，不求之於身外，也就是不願乎其外，此即為俟命也。「體道者，可不察乎哉」，研究道理的人，自己要好好去體悟。

### 依經演繹

1. 子貢曰：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可也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子貢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』其斯之謂與？」子曰：「賜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！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《論語·學而》

子貢學問及財力皆有，而且三施齊備，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賢人。子貢問：「貧窮時不諂諛，而有錢時不驕傲，這樣可以嗎？」孔子說：「尚可，但若貧窮時能安貧樂道，富有時能待人有禮，這樣會更好。」

子貢說：「《詩經》上有說：『如切如磋者道學也，如琢如磨者自修也。』夫子您說的話我聽懂了，就是要精益求精。」我們修道也是一樣的道理，就是要切磋琢磨；我們往往只有切和磋，而尚未能琢與磨。

孔子聽完子貢說的這句道理之後，就說：「賜也，我可以與你說《詩經》了，因為我講一句，你就知道下面要接什麼，能聞一知二。」亦即能觸類旁通，有舉一反三的能力。

引用這句經典是要說，人若能富無驕，貧時能安貧樂道，即是「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；素貧賤，行乎貧賤」。

## 2. 子曰：「貧而無怨難，富而無驕易。」《論語·憲問》

前面有提到老前人當時來傳道的狀況，我們若不明理，聽到都會很感嘆！感嘆既然老前人都捨身辦道，為何上天還讓他這麼沒有錢？還要他受這種考磨？可是老前人沒有怨嘆，反而是我們身為後學的，替他感到很怨嘆。所以貧而無怨，確實很難。

現在道場有很多道親很誠心，有的人在尚未發心時，身體很勇健；但在發誠心之後，身體卻開始虛弱，不久甚至就被上天調回了。這種情境，使得一些道親就會質疑說，這道是不是真的？那麼誠心的好人才，在道場最需要他的時候，上天卻把他調走了，蒼天有眼嗎？人無形中難免都會感嘆世情的變化無常。「富而無驕易」，現在很多有錢人都比較好禮，因為他

本身就有謙虛的心，他本身有修養，因此要學有禮比較快；而「貧而無怨難」，這確實很不簡單。

## 3. 子曰：「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」《論語·八佾》

這段前面已經解釋過了。

## 4. 子張問行。子曰：「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雖州里行乎哉？立，則見其參於前也；在輿，則見其倚於衡也。夫然後行！」子張書諸紳。《論語·衛靈公》

子張問孔子：要如何擔任行人之官。就是被派到外國作大使，要怎麼做才符合做為一個大使的責任。這篇就是要談「行乎夷狄」。

「言忠信，行篤敬」，孔子說：蠻貊之邦的人雖沒有文化，但很條直（台語，憨直、坦率）；與之交談，不可拐彎抹角，他也聽不懂、學不會；須講信，要實在，不可亂講話。就像看拓荒或探險的電影中，拓荒者遇到野蠻民族的人，與之講話若真實，就不會被殺；若亂講話，就會被殺，夷狄之邦就是這樣。「雖蠻貊之邦行矣」，

能夠言忠信、行篤敬，去到蠻貊之邦也能通，因為人的本性都是一樣的，都是一中之子，只因文化背景不同，蠻貊之邦還沒受到文明教育而已。

「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雖州里行乎哉？」忠即直心，信即信實，篤即篤厚，敬為恭敬。若沒有忠信篤敬這四字，即使處在文明社會，互為鄰居，也行不通的。

「立，則見其參於前也；在輿，則見其倚於衡也」，要隨時將這四字放在眼前參考，做任何事都要遵循著這四個字；在車上的橫桿扶手也寫著這四字，要多去了解，照這樣去做。身為外交官，若能做到這樣，則走到那兒都能通行無礙。「子張書諸紳」，子張聽到這番話，就將之寫在衣帶上，提醒自己。

#### 5.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。《孟子·告子下》

大家要了解其意，一個人的成功都是生於憂患，在患難之中，人的志向如何是很重要的。修道也一樣，為何說「真道真考見真心」？有的人會說：「道很難辦」，難辦，才是我們的好機會；若好辦，我們也跟不上人家；就是因為難辦，我們的堅心、信

心才會發出來。假如說要度人，一下子就有幾百人、幾千人，若因此覺得很輕易，則在這種地方就會死於安樂；因為心想反正隨時可辦道，一個月再來辦一次也可，隨叫隨到，那這就不是上天的意思。我們要知道：修道須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；相反的，順境時，則是一個人墜落的最好時機。

#### 6. 苦難是人生的老師。（法國文學家巴爾札克）

這句話是巴爾札克所說的話，他是一位文學作家。《人間喜劇》是他的創作之一，談到人的私生活應怎樣，書中有很多道理；其中一句話說：「苦難是人生的老師」，有苦難，人才會成長，苦難是人類最好的老師，但苦難的磨練，不是普通人能突破的難關。

#### 7. 仁者如射，射者正己而後發；發而不中，不怨勝己者，反求諸己而已矣。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

君子要正己，如射箭的人，如果沒有站正，姿勢不正，當然就射不中靶心；射不中，不能抱怨別人勝過自己，只能自己反省自己。

（全文完）